

女 廠 長

行發店書聯三 知新・書讀・活生

女 廠 長

江 帆 著

生 活 · 讀 書 · 新 知
三 聯 書 店



856•Q 449•32 K•P.172•\$5.30

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

一九五〇年十二月初版

京華印書局承印

北京造00001—15000冊

• 總 管 理 處 •

北京西總布胡同二十九號

• 各 地 分 店 •

北京王府井 上海南京路 瀋陽太原街 廣州永漢路

天津 濟南 西安 長沙 開封

香港 大連 哈爾濱 重慶

目次

和解	一
創造	二〇
推動	四六
女廠長	五七
出路	一三五

和解

一

老馮頭和老趙頭，都是四十多歲的人了。他倆都是機械廠的老技工，從小揀煤核就在一起，又一塊搖手把幹大，比哥倆還親。不知道爲什麼，突然不說話了。

別人都覺着奇怪，問老馮頭。老馮頭晃晃腦袋，不做聲。問老趙頭，老趙頭眼珠子一瞪，氣呼呼的說：

『別提啦！提起來我的火還打頭頂上冒！』

再往下問，老趙頭擺擺手，啥也不說了。

老馮頭和老趙頭這一鬧不打緊，可是兩家人都犯開愁了。

晚上，夜靜的時候，老馮頭的老婆，聽着兒子睡了，就悄悄地喚醒老馮頭，問他

說：

『你和老趙大哥怎麼的啦？這麼一大把年紀的人，怎麼還像小孩似的鬧彆扭？』

老馮頭說：

『廢話！這些事你老娘們少管！』

老婆子躺不一會，又止不住輕輕問道：

『你們的事我不管，可是咱福明和玉英的親事呢？』

『往後再說。』老馮頭有些不耐煩了，短短的回了一句，翻過身去把被子一拉，就蒙頭蓋臉的睡了。

『往後？咱福明已經靠二十了呵！』老婆子絮絮叨叨地自個唸叨着。

兒子翻了個身，輕輕的咳嗽了一下，老婆子連忙住了口，裝做睡了的樣子。其實兒子並沒睡熟，在他們談話的時候，他已經醒來了，這兩天，從打他爹和老趙頭鬧彆扭以後，他的心就被這樁事情佔滿了，想放都放不開。

玉英比他小兩歲，七歲上就沒了媽，全靠老馮頭老婆拉把着帶大，兩個也是從小就在一起，親親熱熱長大的，如今又都在廠子裏幹活。玉英從小就長的俊，圓臉蛋，

秀眉大眼，一張小嘴叭噠叭噠的，比糖還甜，老馮頭老婆跟前又沒女兒，挺希罕她，管她叫『乾閨女』。玉英長大了，更是人人見了都誇，好勞動，屋裏屋外，粗細活樣都行，和福明站在一起，真是天生的一對。老馮婆子心裏早就打算下了，一定要討她做兒媳婦，老馮頭和老趙頭也都點頭樂意；兩個小人自更不用說，早就你心裏有我，我心裏有你了。前些天，老馮婆子還提過一次，說早點給孩子們辦了事，也就了啦心願了，老趙頭說：『玉英正學徒，過年再辦吧！』總以爲這不成什麼問題，已經千穩萬穩的了；不想如今平空出了這麼一樁糾紛，心裏不禁有些七上八下起來。

玉英的情景更難處，她雖然是老趙頭的獨生女兒，可是老趙頭脾氣倔，動不動就黑沉沉的，放下臉，一句話不對頭，就吵吵起來。平常有個大大小小的事，玉英總是去找她乾媽商量，要她給拿主意。因此，兩家就親熱的像一家人似的，啥也不分。這一回兩個老人突然不說話，就像缺了半邊天，冷冷清清，玉英雖然還悄悄的到老馮頭家去，見了老馮頭，臉上總有些訕答答的，心裏說不上是種什麼勁兒，她更不敢向他爹打聽底細。有一回，玉英忙忙的打老馮家出來，正巧和他爹碰了個對面，老趙頭把臉往下一擱，兇兇的說：

4
『以後不許再往他家串門去！』

二

老趙頭打定主意，要給閨女另尋婆家。不知怎麼的，自從他和老馮頭鬧翻了以後，連福明也看不順眼了，從前他挺喜歡福明，年青小夥，拳頭硬，胳膊粗，壯壯實實的，挺有出息。現在却覺着那小子太橫，倔頭倔腦的，三句話不對，就和人幹仗，有時狗拿耗子，多管閑事，閨女要是許給他，可得喫一輩子虧。老趙頭就怕玉英心裏不樂意，但轉念一想，女兒是自己的，還能不聽爹做主？再說，也是爲她好呀！決心就下定了。

十七大八的閨女，長的又俊，哪家不爭着要！親事很快就說妥了，只等選日子過禮。男家姓楊，是大西街一家開雜貨舖的，獨生一子，不挑陪送，啥條件也沒有，就是有一樁：訂親以後，玉英就不能再進廠子幹活了。

老趙頭心滿意足，喜的成天悶不攞嘴，他挑來挑去，才挑中了這一家，覺着這回總算對得起閨女，給找着個享福的主了，自己也不枉拉把了十幾年，後半輩子有靠

了。

『沒有不透風的牆』，老趙頭雖然悄悄的瞞着人，也不打算早給閨女知道，可是畢竟一傳兩，兩傳三的傳出去了。

老馮婆子着急地問老馮頭說：

『人說老趙張羅給玉英尋婆家，咱福明的事怎整呀？』

『怕啥？這年頭，憑咱福明年青小夥，會打一輩子光棍？上哪尋不着個好媳婦？』

老馮頭一聽，上了火。

老婆子不吱聲了，她原想勸說勸說老頭子平平氣，兩家說和說和也就算了，不想

老馮頭偏偏不聽。

福明知道了，也着了急，第二天到廠子裏，悄悄地把玉英找到一邊，問她說：

『你爹給你尋了人家，你知不知道？』

玉英大驚，忙問：

『可是真的麼？我爹怎沒和我說？！』

福明說：

『真的？看我能騙你？！』就把聽見他爹和媽談話，怎長怎短，從頭至尾說了一遍，玉英一邊聽着，一邊臉色就變了。

福明說：

『如今你說，這事可怎麼好？』

玉英想了一會兒，沉沉的說：

『怎麼好？我就是不幹，看能把我怎麼樣？再逼急了，我就豁出來！』說着，臉漲得通紅，眼眶裏含着兩包淚水，差不點兒就要滴下來。福明見她這樣，倒不好說什麼了，只有低聲安慰她說：

『你別着急，慢慢和他說道理，也許他能回心轉意！』

『我爹那個勁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？從打和你爹鬧翻以後，火更大了！』

兩個人楞楞的站了一會兒，鈴響了，也就各自上工去了。

三

就在這天下工回家以後，晚上，老趙頭把事全盤給閨女端出來了，他和玉英說：

『這樣的人家，打着燈籠也難找，過去，誰看得上咱們窮人家閨女？如今該你享福，一進門就當家，再不用幹活受累了！』

玉英一直低着頭，聽他爹把話說完，過了半天，才開口說：

『爹！我不！我樂意幹活，也在家侍候你！』

老趙頭說：

『傻丫頭，放過這家，你還往哪去找？』

任怎麼說破了嘴，玉英還是一個勁的說不，老趙頭火了：

『你的心思敢情我不知道？那小子左右也不過是個窮工人，能有什麼大出息？』

玉英止不住頂他爹說：

『工人再窮，是自己勞動掙來的，總比做買賣的強！』

老趙頭見閨女竟對他回起嘴來，火更往上冒，吼道：

『反了，反了，我問你，你作主，還是我作主？』

玉英理直氣壯的回說：

『我的事，我自己做主！』

老趙頭火星直冒，暴跳如雷，躁腳罵道：

『死丫頭！翅膀才長硬，就想飛啦！不行！有我在一天，一天不能讓你自由，你去也得去，不去也得去！』

玉英也翻了，紅着臉嚷道：

『不去！不去！我偏不去！』

『不去，你就給我滾！』

『滾就滾！我自己幹活能養活自己！』

玉英一扭身，頭也不回，咕咚咕咚的竟自走了！

老趙頭氣的渾身直哆嗦，半天說不出一句話，倒在床上，只是咳嗽嘆氣。

四

這樁親事就這樣拉倒了。

玉英從那天走後，一直沒回家，她住在同廠的一個女工家裏，天天還是照樣上班。

老趙頭獨自一人，心裏更不順氣了，成天悶悶不樂，不言不語，開會不參加，學習也不去，啥事不聞不問。一天按鐘點幹活，幹活更是慢慢吞吞的，一聽汽笛響，就往家跑。回家還得自己做飯，有時心煩了，跑到酒館裏去喝上幾口燒酒，喝得迷迷糊糊的回來，倒頭便睡。

白天在廠子裏，心裏也老是驚着股勁，轉來轉去，總是碰着討厭的老馮頭和福明，見了面，也是生人似的，臉一轉，冷冷的就過去了。老趙頭怎尋思怎也不是味道，發了個狠：

『好！讓你們。老子憑這份手藝，到哪混不上碗飯吃？』
打定主意，歇了兩天王，第三天，他跑去找人事科長：

『科長！我要請長假！』

『爲啥？』科長知道他是個老技工，奇怪地打量着他。

『啥也不爲，我打算搬回屯子去！』老趙頭支吾地說。

科長知道這裏頭一定還有別的情由，便說：

『好吧！你先去幹活，有什麼事咱們回頭好商量！』

老趙頭一扭身就走了。

人事科把情況反映給工會，要工會好生和老趙頭談談。工會組織委員老張就去找

老馮頭。

老馮頭說：

「他的事我不知道，你去問他，我和他早一刀兩斷了！」

老張挺奇怪的說：

「好好的你兩個怎麼鬧翻了？玉英和福明不是還挺熱和麼？」

老馮頭嘆了口氣：

「別提了，那些事提起來沒意思。」

老張覺着這裏頭有名堂，一定要老馮頭說給他聽，擋不住他三言兩語，老馮頭到底還是統統說出來了；早先誰也不明白，他倆究竟爲什麼鬧彊扭，原來還是這麼一回事：

老馮頭和老趙頭住得很近，每天上下班來回總一道走，平常兩人無話不談，就連有些不能對老婆兒子說的事，老馮頭也一句不瞞老趙頭。論技術，老趙頭還稍強些。

可是老趙頭脾氣有些倔，過去，他常對老馮頭講：『老弟，別那麼楞，這世道，咱工人走到哪，還不是挨累受苦？誰把咱們當人待？橫豎憑手藝，混飯吃，過一天，算一天。』老馮頭聽了，覺得也有幾分道理，就照着他的樣兒做。可是這幾個月來，老馮頭有些變樣了，廠子裏組織了工會，老馮頭就去參加。老趙頭說：『別着急，等着看看再說。』廠子裏組織了學習，老馮頭就去聽課。老趙頭說：『這麼大的年紀，士都埋了半截了，學不學能怎的？學了也不多掙幾分。』慢慢的，兩個人愈來愈生分，老馮頭上班去的早，下班又開會，兩個人走道也難得碰在一起了。

那是在老馮頭創造了新紀錄以後。

有一天，老馮頭沒開會，和老趙頭一塊走回家，半道上，老趙頭突然站住了，問老馮頭說：

『老馮，你怎麼越過越楞了？』

老馮頭猛一聽，楞了一楞，過了一會，才回過味來，反問的說：

『這叫啥話？有多大力，使多大勁，樂意唄！』

『樂意？你這不是成心砸大夥的飯碗！』老趙頭從鼻子裏哼了一聲：『我知道，

你如今是積極分子，抖起來啦！』

老馮頭好些日子以來，就有些看不下老趙頭那股散淡淡的勁兒，兩個人談話，也總是驚驚扭扭的，談不到一起。今天，老趙頭一開口那種神情，先就叫他心下有幾分不樂意，聽了這句話，更不高興了，他臉沉沉地說：

『笑話，積極敢情還犯法麼？管怎麼也比落後強！』

這句話一下子正刺中了老趙頭的心病，他變了臉，氣呼呼的，不搭腔，撇開腿，一逕邁着大步，就往前去了。

從那以後，兩個人就一直沒有再說過話。

老張聽完了，站起來，點點頭，若有所悟的說：

『怨不得他要跳廠子，這就是你的不是了！』

老馮頭憤憤不平的攔住他：

『怎麼？怨我？』

老張笑了，告訴老馮頭說：

『不是的，不是怨你。我是說，他的脾氣你知道，應該幫助他，不應當和他吵

吵，像他那樣的老技工，要是轉變過來，可真是頂個！」

老張翻來覆去，說了半天，把老馮頭給說的啞口無言，心裏暗暗埋怨起自己來：

「是呀！像老趙大哥那樣的，爲啥不耐心幫助他呀？」

老張見他坐着不做聲，知道他已經心服了，便笑道：

「我走了！改天等我幫你們說和說和。」

五

會，徒弟才想起來說：

老趙頭在廠房裏幹活，到處找刀子，找來找去，翻騰了半天，也找不見，過了一會，徒弟才想起來說：

「叫馮師傅床子上的小劉借去使喚了。」

老趙一聽，怒冲冲的說：

「你怎麼不長眼睛？隨便的就把我東西借給人？」

徒弟心裏不大服勁，也就順口回了一句：

「往常總是借來借去的使喚，你也沒告訴過說不准借！」